

春日重读旧书信

卜昌梅

周末在家整理物品，翻到弟弟写给我的两封旧信。第一封写在我高三复读那年，当时我的数学成绩很不理想。相反，在一墙之隔的重点中学读高二的弟弟每科成绩比较稳定。偶尔有半天假期，弟弟会给我辅导数学，讲一些做题的技巧。知道我理解慢，他就把一些方法和注意事项提前写在纸上，碰面的时候递给我，让我回校后再慢慢消化。

我还清晰地记得，自己最终也没能完全弄清楚那玄妙的逻辑关系和解题思路，做题仍然很费工夫。但是，我认真地留下了那封信，它其貌不扬，边

上有不规则的痕迹，可能是从某个笔记本上随手撕下来的。因了那时一个小小的无心之举，我在这个寻常的午后得以重温往日的记忆。

多年后，再读，不再理会那信屈鳌牙的解析，而是看到这一方小小的纸张和工整的笔迹，我的心头总会漾起难言的温暖。是啊，谁会在那样逼仄的时间里如此慷慨地为我讲解这些问题呢？于我，在岁月的浸润下，这一方小小的纸张，承载的情意越来越重了。

第二封写于我在杭州工作的那年。弟弟所在的公司组团去丽江旅游。在古镇，他给我寄了明信片。正面是绝美的景致，有山水相映的苍山洱海，有巍峨奇美的玉龙雪山，还有静谧深远的泸沽湖等。背面是他写来的信。相比几年前，他的字多了几分韧劲，多了几分稳重。言语不再是正儿八经地说教，而是充满希望的寄语。对生活，对处世，对学习，他都提出了些许建议。殷殷切切的期盼，我懂。那一回，他俨然一位老师，而我像是涉世未深的学生。

其实，早些年，我和弟弟经常闹矛盾。弟弟打小厌烦锅上灶下的活计，要么应付了事，要么干脆不做。为此，我很是不满，所以和他常有纷争。直至弟弟去城里读了高中，我猛然醒悟，原来我们并没有机会天天在一起，吵架的次数愈发少了。后



雪梅 程曜 摄

来，各自去了不同的城市读书，去了不同的城市工作，在不同的城市安稳下来，再见面的日子少之又少了。即便偶有意见相左，也都是隔天就忘了，谁也不记在心里的。慢慢地，也懂得了，亲人之间，是一场又一场的别离。于是，我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情分。看着面前这几页薄薄的纸片，便回到了久远的从前，想起了相聚的时光。

想起儿时，我们在老屋前一起听着经典老歌，一起荡着花间秋千，一起寻着枝间雀鸣，一起听着风过林梢。

想起少时，我们和父亲一起围坐在堂屋里的小方桌前，不约而同地望着桌上那个窄小的收音机，听单田芳先生讲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《童林传》和《白眉大侠》，精彩纷呈的桥段常常让我们大笑不已。

相依相守的那些年，吵过，闹过，临了，全然是不记得了。留在记忆里的，是这一方方窄窄的纸片，是这一页页真诚的文字，和这一重重深厚的情意。乡下的孩子大多不善言表，对彼此的关心都流泻在字里行间。看着，看着，看出了满纸温情。读着，读着，读出了满心欢喜。

多年后的这个春日午后，在寂静的窗前，我反复摩挲着这泛黄的信笺，反复品读着这素朴的文字，独自莞尔良久。

晓窗春初

任随平

吱扭一声，推开一扇木格窗，在初春似醒未醒的晨间。

鸟声已经醒来，啁啾啾啾，从窗纸间挤进来，破了缝的窗纸最宜听鸟声。挤进来的鸟声窄窄细细，像绣花针从粗布中扯出线来，一声短，一声长。短的是麻雀的叫声，长的也是麻雀的叫声。在乡间，麻雀是最常见的鸟儿，它们喜欢卧在庭院周围的高树上，槐树，柳树，杨树，我很少见过麻雀卧在椿树上。但见过它们白天醒来的时候站在椿树上，止庵写字的庭院门口就有一棵高大瘦劲的椿树，于是，止庵有随笔集《樗下随笔》，樗，俗名就叫椿树，樗是臭椿，不可食，春日的美味是香椿，水豆腐拌香椿，是一道上好的山家清供。

此刻，从窗纸间挤进来的鸟声就有清供的味道。

鸟声里带着露水，是一盏明前清茶。春天的早上喝茶，宜在檐下临窗的位置，周作人喝茶喜在瓦屋纸窗之下，瓦屋纸窗浸润了旧日时光，有旧气，有雅气，旧气古雅，雅气娴雅，在这样的地方喝茶，能喝出一份雅趣。春晨喝茶，宜喝红茶。红茶醇厚，能给人暖暖的醇香。泥炉好，用椿树枝烧火。古书上说，煎药最好的木柴是椿树枝，椿树枝烧火煎药就像一味药引子，能钓出中药中的香气和成分，有益于身体。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如此效果，但小时候父亲煎药，常用椿树枝作柴火，想来还是有一定的道理。现在我用椿树枝烧火烧水，沏一壶老树滇红。茶汤红酽，还是白瓷盏，白瓷盏盛红茶，能养出茶中的真意，举杯，闻香，茶香醇厚；入口，入喉，肺腑留香；二开，三开，唇齿间生出淡淡的甜意。凝神静思，一味茶，让整个人浑身通透，散发着春天的气息。

冷不防，一滴鸟声滴落下来。从瓦楞间滚落而下，落在庭院里。

风正在翻越墙院。竹叶飒飒。飒飒的竹叶声是另一种鸟鸣，倚在推开的窗扇上，细长的叶子婆婆娑娑地动，像旧日时光里的灯影戏，戏里戏外，演绎着旧气，却有鲜活的人生。

出得庭院。立于场院崖边。远山褪下了黛赭色的外套，换了新颜，一袭浅绿。浅绿，却是那样耀人眼。有“浅草才能没马蹄”的意境。从山巅往下看，蜿蜒山道上的行道柳，已然婆娑一片，像一树一树的诗，王维的诗。只有王维的诗才能配得上早春气象。

低处的河流，醒过来了，揭去了一层白色的厚绒。我记得车前子说过，冬日河流结冰，阳光落下来，是一层厚绒布。厚绒布多好，让人想到春天温暖的气息。

近处，阔大的田野里，阡陌纵横，乡民们已然动身，正在翻动着春潮涌动的田地。那些新翻的泥土，正在将尘封一季的心事晾晒在阳光里。门口的柳树下有人拉了绳子，开始翻晒被褥，风一绺一绺，从被褥的缝隙间钻出钻进，捉着春天的迷藏。成群的鸡雏，跟了母鸡，倏忽间从后院冲过来，转过墙角，向着场院的旧草垛奔去。

这盛大的春天，正在演绎画作。一转身，又闻到了茶香。晓窗春初是一味中药，泛着药香气。



路边良草过路黄

颜克存

过路黄，是报春花科、珍珠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它的分布范围很广，别名也很多，如金钱草、真金草、走游草、铺地莲等，几乎遍及我国大江南北。我小时候生活在故乡农村，每年夏天，只要足一出门，就能在院子边的土坎、山坡、路旁、沟边，乃至田间地头看见它们的身影，他们头顶一片片黄灿灿的小花，格外引人注目。那时候，故乡人都亲切地叫它“排石草”。因为故乡人都知道，过路黄有助于结石病患者排石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人们还喝不上纯净的自来水。那时候，在我的故乡，人们多是以深井水、泉水、小溪水或河流水为主要饮用水源，是名副其实的原生态，而喝这样的原生态水，有它不好的一面，就是长期饮用后人们容易患结石病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小时候的故乡，不管是青年、中年，还是老年人，都有患结石病的，就连高中时代的我，也曾一度受肾结石困扰。

“结石不算病，疼起来要人命。”这是故乡人的说法。也因此，故乡人对付结石病，多是就地取材，用过路黄泡水喝。据父辈们讲，这样可以有效预防和助力结石随尿液排出体外。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们，他们为了让小孩子们听话，夏天多喝“过路黄茶饮”，还

编过顺口溜：“不要小看‘排石草’，泡水喝了身体好，结石遇见随尿跑，健健康康活到老。”

记得我上高中时，有一天夜里，结石病突然犯了，疼得我眼泪直流。到了医院之后，医生给我用了止疼药，进行了一番检查，随后给我开出药方：多运动，多喝水，如果方便，可以搭点过路黄泡水喝。听了医生的建议，母亲每天都用过路黄当作茶叶，放在茶壶里，泡一大壶水让我喝。就这样，我的结石病后来没再犯过。之后，我还到医院去检查过，医生说：“没什么大碍，继续多喝水、多运动就行了。”

高中毕业，上了大学，学了生物学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过路黄治疗结石病是有一定科学性的。清代医药学家赵学敏在《纲目拾遗》中曾详细阐述过路黄的药用功效。过路黄味甘淡微寒，归肝、胆、肾、膀胱诸经，有除湿退黄、利尿解毒之功，尤其能化石排石。而且现代中医研究表明，过路黄确有化石排石之功效，其“排石草”之名所言非虚。

“金钱薄荷半边莲，如意花根过路黄。九眼独活千年健，一枝黄花九里香。”过路黄，路边之良草，除了药用外，它还是一道美食。春天的时候，掐一把过路黄的嫩尖，用旺火重油快炒，食之味道极其鲜美，满嘴都是清香，也不失为一道春天的时令菜。